

2501

昆明文史資料選輯

第八輯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1986.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
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月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八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地点：昆明市云瑞西路 电话 23405

198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云南省内部报刊特许证第10号

(内部发行)工本费

目 录

滇中扬鞭逐虎狼——“边纵”侦察科及宜良情报站工作琐记	罗吉恩(1)
云南和平起义前后云大的学生运动	孔庆福(25)
滇南风云录——记滇黔人民自卫军的前前后后	张克明(41)
解放初期在昆明审讯国民党重要特务纪实	王民信(68)
重要特务的改造和前途	开 诚(90)
回忆裴化解放前的一段斗争	童景明(101)
从卢汉起义到陈赓率部进驻昆明	王永春(116)
起义前夕的云南省行政人员训练团	赵堪同(127)
忆云南起义前有关电讯两件事	胡培信(137)
侨胞回忆录	李锐天(139)
我参加昆明西区农民运动小组的回忆	毕希德(186)
云南评书五十年述略	宋兴仁(194)
昆明《龙门周刊》	龚槐勋(198)
原国民党联勤总部驻昆明第43补给分区司令部概况	卢泰坤(203)
云南早期高炮部队简况	吴宗奔(226)
云南清丈耕地纪略	赵和甫(233)
解放前云南地质工作志略	员鸿策(247)
解放前云南西医药卫生简史	郑祖佑(261)
对昆明城貌的探索	[杨惠安] 李 瑞(273)

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简介之七

- 郑和公园……………万揆一(285)
郑和纪念馆……………徐克明 李星文(288)
郑和故里新说……………李泰来 李文臻(289)
昆明战国青铜奇葩……………胡绍锦(291)

订 正 与 补 充

- 关于《中国人民自卫军滇黔军区缘起及其活动》一文
之订正……中共思茅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93)
关于《抗战期间昆明话剧活动大事记》的补充龙显球(297)

滇中扬鞭逐虎狼

——“边纵”侦察科及宜良情报站工作琐记

罗吉恩

一、新的任务

1949年6月，为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所在的滇东南指挥部警卫大队，在边纵政委周楠和滇东南指挥部政委饶华同志的领导下，由麻栗坡太平庄出发，向文山、昆明方向挺进。

部队出麻栗坡、进西畴、过文山县境，入砚山到邱北，纵横五县，未遇阻敌。进至邱北弥勒湾，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纵队司令员庄田、副司令员朱家璧等领导同志，先后由昆明及盘江以北等地出发，一支队主力也由北南行到这里会集。当时饶华政委告诉我，这里要开一个重要会议，你们大队要负责做好警卫工作。以后我才知道，省工委与边区工委合编为滇桂黔边区党委，要在这里开会。

会后，我们大队随周楠、饶华、孙康等领导同志回到砚山者腊，庄田等首长也进抵者腊。

“七一”前夕，原滇东南工委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孙康同志（这时已调任边区党委秘书长）对我讲：为加强纵队司令部建设，领导已决定调我到纵队司令部任侦察科长，警卫大队交由杨增亮同志负责。这事庄田司令员、周楠政委已向饶华同志讲好，要我立即到纵队司令部向黄景文参谋长报

到。黄参谋长向我讲了目前形势和加强司令部建设的紧迫性，并明确宣布，纵司已任命我为侦察科长兼侦察连长。

这时的纵司参谋人员，实际只有参谋长和我，而边区党的重要会议又很快要到啊猛召开，文山、砚山前线敌情必须及时掌握。在这紧要关头，“民革”万保邦领导的云南人民反蒋自卫军谢济民纵队近百人武装，未与我军联系，已进驻者腊小花园。这对即将召开重要会议的我党我军领导机关，不能不有所考虑，据群众反映，该部纪律不好。这时，庄田司令员以我党中央与“民革”中央有协议：“民革”武装不得进入我解放区为据，命我与之谈判，妥善解决。我受命后，立即进行侦察，弄清情况，据悉该部人虽不到一百，但武器较好，官兵除谢济民是年已五十的退伍军官外，其余多为广南知识青年，其中不少为壮族青年。

我得到饶华政委的同意后，率领在者腊原由我指挥的警卫大队两个连开到小花园外围。然后，单身入村，请村长带引与谢济民谈判。我首先讲：“庄司令叫我来向谢司令问候，并询问贵部尔后目的打算。”谢讲：“由广南带这批青年出来，目的是为了打倒老蒋，今后打算到屏边、蒙自一带找万保邦去。”我讲：“贵部反蒋与我军目的一致，谢老年近花甲，还愿出来饮风宿雨，为民除害，实在令人钦佩！不过我党中央与“民革”中央有过协议，贵军武装不得进入我解放区活动。如今滇东南各县均已解放，北边师宗、罗平、泸西、弥勒等地也为我军解放并建立了政权，西边文山、砚山外围、文山城内驻有国民党二十六军，砚山海子边的土司官龙开甲也与二十六军明来暗往，贵部要去屏边、蒙自也非易事。谢老年事已高，孤单远出，请慎重考虑。”谢讲：“正因如此，我才把部队带来此地。”我讲：“庄司令对贵部抱敦

迎态度，若谢司令愿意参加我军，则不但可免除文山、砚山敌军封锁之险，而且反蒋目的也可以达到。”谢由于大势所趋，同意接受我军收编，计官兵80余人，战马一匹，短口十响二支，各式步枪约20余支，子弹二千余发。经庄司令批准，除谢济民以年纪较大要求回广南工作，交由广南县委书记陆毅同志安排外，其余分别编入我纵队直属部队。其中一个十四岁的通讯员壮族小伙子陆正兴愿意跟我，经参谋长同意，作为我的通讯员，与警卫员张士和同志一道工作。

二、阿猛会议前后

谢济民部妥善收编后，黄景文参谋长叫我的立即前往砚山边沿了解敌情。我借用了谢济民的战马，带张士和、陆正兴二人，随身携带短枪，连夜往砚山前线侦察，了解到敌26军161师作了个可攻可守的纵深布署，文山城內驻578团，平远街至千龙潭驻579团。海子边反动地主龙开甲的乡兵约200人，配有轻机枪四挺，火力相当一个连，据守龙家碉堡，不敢轻易外出。整个边沿战云密布，群众往来稀少。

我在砚山了解到上述敌情后，回到阿猛。这时，边区党的领导，纵队首长，部份支队政委、司令员汇集于此，全村人欢马叫，到处是我军干部战士，到处可以听到《解放军进行曲》，《打倒四大家族》的歌声，是一派欢乐景象。人们为全国全省的胜利形势所激动、鼓舞。边区党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此举行。

我向参谋长汇报情况后，他向我下达了新的任务：部队领导机关在此集中开会，一些支队带来了警卫班、排，整个阿猛的警卫必须统一指挥。他要我了解一下情况，立即把警卫力量作统一布署，一旦有情况才不致各自为战。我根据指

示，把阿猛的警卫作了两线布置，原滇东南警卫大队仍驻者腊等外线。我协助参谋长，承担了会议的警卫安排，通讯联络，口令编制下达等工作。会议结束后，纵队支队领导，根据作战任务分路出发。我与参谋长随庄司令出砚山，经邱北过盘江，向弥勒泸西地区前进。

三、到敌占区去

部队到泸西县后的某日晚饭后，朱家璧副司令员和黄参谋长把我叫去，朱问：“盘溪你有没有熟人？”我说：“没有什么熟人。”朱又讲：“好，你到盘溪去一次，了解清楚盘溪车站国民党26军的兵力布署、火力情况和盘溪街上地方团队的兵力布署情况。”接着他又讲：“清真寺后面有一位马大爷，他姑娘姑爷都参加我们部队了，你带着我的信去找马大爷、吃住就在他家，由宜良坐火车去，由原路回来，从这里到宜良，有人会给你带路。”

朱家璧同志写了一张便条，大意是：我们在外一切都好，表弟特意来看望你老，请给关照。我把信小心地装在蓝布对襟衣服的开襟下部线缝内，这样，敌人也不易找到。

第二天清早，我吃着饭，交通就来喊了。这位交通，穿一身黄卡机布衣服，20多岁，中等身材，城镇人打扮，姓刘，我们打好招呼：遇到敌人，装互不认识，路上不讲话，保持一定距离、见机行事。

由泸西到哑巴山，当晚天色已晚，住在一位撒尼族农民家。主人招待我们吃了一顿老瓜汤包谷饭，饭后每人给了两床草席，一垫一盖，算是以客人相待了。当晚我亲身体验到《圭山谣》中撒尼族人民“莽子饭，吃不饱，麻布衣裳破又烂”的

滋味。

次日，由哑巴山到宜良七星村，已经是早晚两头黑，又饿又累，交通把我带到地下联络点马二嫂（王英才）家。这是位朴实的农村妇女，非常热情，招呼吃水、洗脸、吃饭，使人感到象是回到了家。饭后趁天黑，我们继续往宜良县城出发。交通带我从小渡口坐木船过盘江、经田坝、进入宜良城边石家巷，到一座砖木结构的楼房张望同志的家里。——边纵宜良情报站所在地石家巷82号，是一个进退十分方便，又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有情况，三步两脚便可走下四面无阻的田野。以后这条路就成了我们情报、交通人员出入敌区的主要通道。

见到张望同志后，他向我介绍了宜良的一些情况，我只同他谈了第二天要坐火车南行的简单计划。因为我的任务是绝密的，我只对司令部领导负责。我把随身携带作旅费的大烟，请张母代卖，换取了半开。我以知识青年的打扮，次日就上火车离开宜良。一路上我十分警惕，小心碰上熟人，采用了不固定座位，以站在车厢接头为宜的办法。这样既方便观察下一车站的行人，又可以背面对付查票，万一情况不妙，有利于跳车或变换车厢。

到盘溪后，已夕阳西下，迅速过桥往盘溪街走。由于我对街巷不熟，进街后，我借买瓜子吃为名，向一位卖瓜子的老大妈打听。到了清真寺，找到马家，进门就看到了马大爹。证实无误后，便把朱副司令员的信由衣服缝中取出交给他，同时告诉他的姑娘姑爷情况都好。这时老人显得有些紧张，连声说吃过饭再说。饭后，老人把我安排到夹层仓楼上住，除向我讲一些地方团队的兵力武器和头人情况外，对于26军驻盘溪宫的设防情况都几乎不知道。晚上他的小儿子一

一个曾在昆明读高中的青年却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向我讲了昆明民主运动的情况，我向他讲了游击区的形势。我们商定次日早饭后到大河去洗澡，然后再想办法到火车站附近去侦察。

洗完澡，我俩通过车站、绕过营房、直往东边走去。当我们接近山脚时，小马告诉我，前面一线就是26军的防线了，上山就是通往弥勒游击地区的路。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地形、方位，目测了山上到敌阵地距离及敌前沿阵地至营区距离等情况，测量了左右村庄的位置等。

回到盘溪清真寺后面马大爷家后，我把敌人前沿防卫阵地及车站营部情况重复了一遍，牢牢的铭刻在心中，以便回司令部汇报。晚上又以闲谈方式，再次向马大爷了解了地方团队的人员武器、设防情况和一般民情。并向他探明了车站这个营为一般步兵营，没有炮兵配属。由于平安的度过了一天，马大爷心情也平静了。他讲，民团可以号召组织三几百人，但风声紧，传说四山都闹游击，人心惶惶，真正枪响，能有几人谁都说不清。我告辞老人后，就上夹层楼睡觉。入睡前，我认为敌人的设防车站没有布置，大桥未设防，重点在东边靠山一带。我司令部若决定打盘溪，可以占领东山前沿阵地制高点，截断南北铁路，封锁盘溪桥直插车站敌营。成功后，将壮大我军声势，威胁开远，打26军的威风，震动昆明，鼓舞卢汉，打通弥泸地区与滇中地区的通道。

第二天，我乘开远到昆明的火车一路表面镇静，内心警惕地回到了宜良。到张望同志家吃过晚饭，为了抓紧时间把盘溪敌情带回司令部，我要求张望同志派人连夜送我回游击区。他派交通马定国把我由宜良送到大山后村，找到了以大山后小学教师为公开职业的范老师。她又派了山后的李澍，

连夜带路把我送出宜良境，到达路南石林五棵樹。此时已是下半夜，我们都已疲倦得不能再走时，才住了下来。次日叫李樹回大山后，便一人往圭山寻找司令部。

半路上我在尾哲休息时，买了几个鸡蛋，借一撒尼族大妈家的火塘煮吃，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独自一人也到了我休息这家。我当即也煮了三个鸡蛋给他吃，由于在邱北、砚山见过面，他也不客气的接下吃了。因为地点不同，各有任务，我们都心照不宣，吃后各走各的路。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白面书生，平易近人。

当天到圭山海邑司令部向朱家璧副司令员汇报了敌26军161师481团黄营驻防盘溪的情况，交报了记忆地图。

四、石林会谈的警卫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朱家璧副司令员叫我及警卫排人员由圭山海邑随同他出发到石林附近的五棵樹村住下。次日早，他对我说：今天有人从昆明来，你带一班人到前面口子上警戒，若来人没带武装人员，你弄清情况后护送他们进来，外面仍要继续警戒；若来人带有武装人员，情况不妙，则坚决顶住，派人来报告，必要时鸣枪，掩护我们撤离。早饭后，我带了一个班的武装，到距离五棵樹村北边的一公里的道路两侧布置警戒，执行朱副司令员交给的任务。

到了下午一点钟左右，北边公路上黄尘突起，汽车行动的声音也由远而近，我立即下令注意来车，随即一辆吉普摇荡地驶到眼前，我手提十响大呼站住！车子停下后，我一步从隐蔽处跃出，一看车里除司机外，还坐了三个人，驾驶员旁坐的是老战友、好朋友王子近同志。王子近一看是我，立即讲：啊呀！原来是你，并介绍了里面两位穿黄呢军装的

人，一位是云南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另一位是保安第一团团长王绍尧。我举手敬礼，并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然后把他们护送到五棵樹见朱副司令员。以后我才知道龙泽汇是作为卢汉将军的代表前来谈判的。这次会谈，我方参加的有副司令员朱家璧、副政委郑敦，政治部主任张子斋及王子近同志，卢汉将军的代表有龙泽汇、王绍尧。他们在五棵樹的三家村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卢汉的起义和对我军的武器支援问题。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我一直担任了外围警卫工作。

五、到宜良情报站工作

随朱副司令员到石林五棵樹三家村会谈后，他对我讲：你上次侦察，盘溪敌人的兵力、火力部署不详，地形图的位置、距离也不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懂得地形图的准确性非常重要。他要我再去做一次。另绘一张，把盘溪街民团的位置一齐都标上。我接受任务后即又往盘溪。

到宜良后，昆明至开远的火车已停开。原因是这几天驻盘溪的26军在火车上抓兵。我只好暂住张望同志处等着火车复开，同时了解一下宜良情况。张望同志曾把我带到段官村他的老家，认识他的哥嫂。就在宜良停留的日子里，一天保安一团的副团长侯国喜在街上与张望相遇时，秘密告诉他：你们还大摇大摆的上街，宪兵已经注意你们啦。张望回到石家巷相告，大家立即把《盘江报》《告国民党官兵书》等油印品交由张望的妹妹张积玉烧掉。我和朱华、张望，还有一位新由昆明来的昆明人，先后离开石家巷，往大山后李浩同志家转移。

第二天一早，张望等同志就回圭山司令部报告。我因任

务在身，便留下等火车通了才走。

由于情况的变化，纵队来了通知：张望、朱华调回司令部工作，宜良工作由我接任，我便留在宜良。司令部不久又派来了杨三、柴晓坤、宋文聪三位年轻的学生同志；二支队也派来了一个连级干部李良明同志和我一起工作。随后我的通讯员陆正兴也奉参谋长命令来到我的身边，加强了宜良情报站的工作。

宜良是昆明的南大门，人员南来北往，情况复杂，既是敌军进退必经之路，也是我军情报联络之地。敌人驻有宪兵十三团一个连、县长刘国举的常备大队约一个连，武器均较好，国民党军统特务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我党县工委领导下有两个武装工作队，其中撒云才队100余人活动于北边马街边沿一带；董刚队约三十余人活动于七星村、大山后一带。与我有统一战线关系的王绍尧保安一团，驻防城镇坝子，是宜良国民党军队中人员武器多，可以控制城区坝区的武装。依靠我武工队，争取保安团，打击宪兵和常备队是我们情报站的策略。

对于情报站人员的工作我们作了如下安排和调整：原有情报人员李浩同志，安排到王绍尧的团部作联络员；张永腾利用其表妹石菊的社会关系常驻城区了解敌情；李良明、李沛、李树作交通，司令部派来的宋文聪，利用昆明有家、关系未暴露的条件专作与昆明晓东街朱家乐的联络交通；杨三、柴晓坤为侦察员。所有派出人员一律不准发生横的关系，不准打听纵队及站内情况，都只对我负责。

由于情报站工作上的特殊性，党的组织也是一种特殊形式，没有建立地下支部，党的工作由我兼管。柴晓坤、李浩是党员，杨三、宋文聪是共青团员，纵队已通知弥泸地区（路

南、宜良属此地区)和二支队党的负责人,情报站党内工作也由我负责,与县工委之间由工委委员兼武工队长董刚与我互相通报,我们与县工委之间,工作配合很好。在十分艰险的工作中,党员一直起着先锋模范作用。

由于武工队的支持,群众的掩护,所以不论白天夜晚,哪村哪寨,我们的吃住都有群众关心,我们的消息都非常灵通,宜良发生的事,村里有个风吹草动,群众都会即时来报,我们的情报工作得到了宜良党和人民的积极支持。

六、中秋前夕入敌营

一九四九年中秋节前两天,“边纵”司令部张望同志以特派交通身份,带着分管弥泸地区的纵队政治部主任张子斋(李玉生)的亲笔信到大山后村交给我,并讲:这事非常紧要,你一定要亲自按时完成。信的主要内容有两条:一、据悉蒋介石派陆军副总参谋长在昆明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布置对我军进行“围剿”,要我到宜良设法找王绍尧把会议内容拿到手。二、到宜良后要提高警惕,严防敌特,严防王对我们关系突变。

我接信后,对情况作了分析:王绍尧为什么不把开会情况透露给我们的交通员,这本身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会议的机密性和重要性;二、王对云南形势仍处于观望等待状态。我应坚决执行命令,迎难而上。同时作出了行动方案:(一),先派李沛次日一早到宜良买上好的月饼、瓶酒,以我的名义前往保安一团团部,向王绍尧拜节,打听王的消息,在下午晚饭前回到山后报告。(二),若王在,我当天晚上就化装进入团部,对王讲形势,做工作,一定要把会议

内容拿到手。(三)，带陆正兴同行，为执行任务的警卫。我的方案张望同志完全支持。第二天事情进行顺利，李沛同志回来讲：王绍尧在团部，这两天风湿病发，拖着一条腿，一歪一倒的，月饼、酒都收下了，还讲谢谢你们。

根据情况，我们吃过晚饭，掌握到达宜良时天将黑的时间出发，出村上山后，我给陆正兴交待：到公路后二人相距五、六公尺，互不讲话，路上发生情况，看我的眼色行事，万不得已才开枪。我二人由大山后翻山下到公路转拐处，突然碰上了宜良县常备大队的巡逻队，每人一长一短都带双枪，分两行端枪而来。我走在前而，若无其事照常而行，跟在后面的陆正兴也不慌张，继续前进，一直走到小渡口都平安无事。过河后，陆正兴伸伸舌头说：好危险呀！

进城后，我们到交通员马定国处，一见面马就讲：这几天城区情况紧，国民党来了好几个特务，你们这时还来整哪样？我讲：老马，天亮前是有一段黑路的，要沉着。随即把朱华交给我的国民党军装、上尉肩章、领章及云南保安第三旅司令部证章，全部佩带；陆正兴也换上了国民党士兵军服。告诉老马：我们上转街去，就向保一团团部所在地回辉村走去。到了公路转团部的路上，卫兵大声吼叫：什么人？我们仍继续走，卫兵搬动枪机，又一声什么人？我低声应到：叫什么！司令部的，这时我们已彼此看清行装，卫兵马上立正敬礼，我慢慢还礼后，讲声站卫辛苦了，小心一点，同时问道：你们团长在吗？他讲：报告长官、在。我们俩人就大摇大摆直往团长室而去。我告诉陆正兴到团长室就站在门里，做好准备，外边有人来就讲：团长有客，不让进去，若团长反脸，就不让他出来。

我们到王绍尧的宿舍兼办公室时，恰好他一人在屋里休

息。我讲：王团长，向你拜节来啦。王讲：不敢当，谢谢。我讲：王团长，这几天，昆明、宜良情况都有些紧，我奉命来向你交换一下对时局的看法。他讲：很好，我也正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讲：我解放大军渡江后，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两广、四川、贵州、云南大踏步前进，这一点你是会知道的，在云南，我们已解放了滇东南、滇南、滇西南，弥泸地区，滇西、滇西北大部地区，成立了六个专区、五十多个县人民政府，游击队活跃在全省范围以内，26军东奔西跑进行所谓扫荡，也不敢轻举妄动，卢主席和保安团的态度，王团长一清二楚，我建议你把地图标一下，这样对形势可以一目了然。王讲：你讲的是事实，有道理。我又讲：但是蒋介石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想把云南稳住，把溃逃的部队退入云南，把云南作为最后挣扎的基地。你们这次到昆明去开会，就是他的计划的一个主要措施。其实这只是一个梦想。王团长，你想，我们南下大军能让他逃跑吗？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下了坚决、彻底、全面、干净消灭一切敢于抵抗之敌的命令，兵败如山倒，这些军队真的逃到云南，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要说有，只能欺负保安团，糟蹋云南老百姓，挤卢主席的地盘。王团长想想是不是？我们领导希望王团长坚持与卢主席一致的立场，而且更应主动一些，因为你的部队更接近我们。至于你的家庭，财产，职位问题，东北、华北早有先例，王团长完全可以放心。王讲：我完全听从卢主席的指挥，也一定保持与你们的关系。我讲：这就好了，今晚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由于王始终未先开口讲到昆明会议的情况，我对他做了形势介绍后，看他的态度还不准备谈这个问题，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我讲：王团长这次到昆明开会的内容，例如哪些人参